

幻想成真： 亞洲打擊樂第一人 李飈

他被稱為「打擊樂魔術師」，在國際樂壇上享負盛名；他的足跡遍及全球各大音樂廳和藝術節；他身兼中央音樂學院和德國柏林漢斯艾斯雷音樂學院的教授之職，他是打擊樂大師李飈。繼2008年他與中樂團的演出風靡全港後，今次他再度聯同首度訪港、世界首屈一指的柏林愛樂打擊樂重奏組，舉行「鼓王群英會系列XVI」音樂會，在香港再度掀起另一打擊樂狂潮。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莫雪芝



作為世界音樂舞台上為數不多的全職打擊樂獨奏家，李飈被國際輿論認為是當代最優秀的打擊樂獨奏家之一。出生於南京的他，五歲開始學習音樂。1982年進入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學習打擊樂。1988年被文化部選送到蘇聯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國立音樂學院隨留基業夫教授學習。1995年，他在慕尼黑國立音樂學院彼得沙維羅教授指導下完成大師文憑。

也許這樣平鋪直敘下來，你看到的只是一位音樂家按部就班地成長，一路抵達頂峰，而品嘗不出其中隱藏的種種辛酸。實際上李飈的成功絕非一路平坦，最初學打擊樂是非常枯燥的。「一個孩子如果非常枯燥地在練習同樣的東西，他肯定沒有任何興趣。」李飈說：「如果有哪個孩子說他開始學打擊樂，覺得非常有興趣，我反而很想看看這個孩子到底是甚麼樣。」這是一個枯燥的專業，和任何樂器一樣，最初的練習就是不斷重複無味的音節，但李飈認為，關鍵是看練習的這些是否對將來有幫助。好的基本功是無論哪個專業都需要的東西，打擊樂也一樣。

「這麼多年，正因為堅持，才看到也盼到了希望。」

在寂寞中熬練出成功

一個演奏家的生涯大抵可以分為幾個過程，首先是學習，解決各種技術的東西，但最艱難的還是當學習結束後作為職業演奏家剛剛起步的階段，一切都是未知數。特別是打擊樂這個專業，沒有

前人，沒有任何人留下過任何經驗——在中國李飈之前沒有人可以被稱作打擊樂獨奏家，所以在一路探索的過程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借鑒，一切都要靠自己闖。「我就是背着炸藥包往前進，把前面的路都炸開了，這樣後邊的人就可以順利往前走。」

起步時太過艱難，需要不斷說服別人，讓人看到打擊樂獨奏也好、重奏也好，或者和交響樂演奏也好，究竟具有怎樣的吸引力，讓人看到與自己合作的可能性。

打擊樂演奏家和其他音樂家一樣需要高超的技術和功底，但更需要持之以恆的決心。「因為這個專業看不到希望。我們開始學的時候沒有希望，全都是絕望。」學鋼琴的目標可以成為鋼琴家，學小提琴則是成為小提琴家，但在李飈學打擊樂那個文革尚未結束的年代，即使練好打擊樂，也不能奢望自己可以成為打擊樂家。他說：「我沒有選擇打擊樂，是這個專業選擇了我。當時我們沒有條件去學其他的東西。」而這已是20年以前的事了。

實際上現在人們所認知的打擊樂理念，正是李飈這一輩人創造出來的，而在當年他接觸這個專業時，卻沒有人相信打擊樂可以成為獨奏。正因為時代變化得快，所以打擊樂可以從無到有，這個職業、演奏的作品，甚至是樂器，都是從無到有——就連打擊樂必須用到的聲音，都是慢慢累積成豐富的聲音庫。到現在也無法統計究竟一共有多少種打擊樂器，按李飈的話說，可以是「每天都

在角落中挖掘一些可以讓打擊樂搬上舞台的聲音。」這是非常新穎的東西，雖然演奏的形式非常古老。

即使當年看不到希望，但今時今日在音樂學院教書的李飈，卻已經可以給他的學生們希望。「如果希望來到的話，你準備好了，這個希望就是你的。」他總是講一句話，不要放棄，只要你抱有信心，希望永遠會來。

打擊樂獨奏，在中國是近二三十年才興起的職業，這種職業之所以少，是因為需要牽涉的東西太多，不光要有很多新樂器，也需要有新的作品，它更是一個古典音樂中非常時尚的東西。古典音樂是土壤，在這土壤之上則需要自身的成長，所以李飈始終不願意用「成功」二字去形容自己的狀態。

很多人認為音樂家的成功就是用音樂換取名聲和金錢，但李飈認為學音樂本身不是為了這些，否則一開始演奏音樂也不會有真正的吸引力。「音樂是很純粹、很單純的藝術，這種藝術可能是在你枯練練習十幾年後才知道原來練習還有希望的。」他總說音樂家是非常枯燥的專業——不要只看他一個人站在舞台上，下面有幾千人看他演奏，實際上，音樂家每天面對的，只是他的樂譜、樂器和他的寂寞。任何一個成功的音樂家

首先都是非常勤奮的人，其次也必須是一個耐得住寂寞的人。

下一站，指揮

此次來港，剛好適逢香港鼓樂節十周年音樂會，又是柏林愛樂首次來港。李飈認為這次的演出最大的意義便是將中國民族性的東西，和世界頂級交響樂團的演出結合起來。

沒接觸香港中樂團前，柏林愛樂的演奏家們也想像不出會有這麼龐大的民樂團，團中又有這麼細緻的樂隊分工。「我想這次合作某種意義上又開創了一種合作的形式，怎樣把中國文化徹底融入世界文化中，或者說是把世界文化帶到中國文化裡來。我覺得文化不一定非常民族性才是優秀的，文化應該是包容性，更多是國際性的，這樣我們的文化才可以讓更多人了解，變得更多姿多采、豐富多彩。」

已經有愈來愈多人願意走進音樂廳去聽打擊樂音樂會，這也是李飈最高興的事——讓人不再認為打擊樂就是他們想像中的敲鑼打鼓，打擊樂是一種藝術。所以他提倡：「我們要從藝術的角度去看，徹底把這個專業提高到它應該有的高度。」

李飈從今年四月一直忙到現在，除了去倫敦和倫敦愛樂合作為奧運

會演出，與國家大劇院交響樂團和北京交響樂團一起世界巡迴之外，他也為自己定下來年的音樂發展方向：指揮。今年開始，他已擔任北京交響樂團的駐團指揮，在自己本身非常繁忙的打擊樂道路上，又給自己找了個新的「麻煩」。

李飈喜歡做指揮這件事，是因為可以通過指揮的過程，看到很多自己之前並未看到的東西，並用自己對音樂的感知，讓整個樂團和自己一起呼吸，他說，這是一個幸福的過程。

明年，他在歐洲有28場指揮合同，對他個人而言是新的領域，所以他更願意花時間去經營。

他的毅力，注定了他無論走哪一條路都不會畏懼。當初有許多放棄的考驗，正因為他堅持做打擊樂獨奏家，沒有選擇坐在樂團裡和樂手合作，所以走上了這條更難的路——自己搬樂器、找鼓、開車聯繫，最後才是演出的部分。所有東西都壓在一個人身上，一次又一次的重複，「關鍵看你能忍耐多久。」

「我特別希望自己有機會一個人在舞台上演出，也許開始是幻想吧。」但因為這份幻想，他有了這份職業。

李飈說：「我幻想的東西，最後就變成了我的目標。而如果沒有目標，我早就放棄了。」

如果你的心底也有一份願意為之執著努力的幻想，不要放棄，繼續執著追尋就好。



扎根寨城 「撕」出不平凡

九龍寨城公園是一塊寶地，不僅保留了悠久的建築歷史，更是文化藝術的孕育地。李昇敏（敏叔）是香港碩果僅存的撕紙大師，也是迄今為止，第一個無師自通卻得以在外國皇室和元首面前表演的本土藝術家，而一切的根源竟然是寨城公園。

1983年的年三十晚，敏叔對着家中的「大吉」撕下了人生中第一張作品；六年後，他因緣際會之下，又撕了一幅更為複雜的「黃金萬兩」圖，自此他的人生與撕紙藝術再也無法切割。

從不說謊

在敏叔眼中，撕紙就是這麼的信手拈來，這麼的理所當然。他從不在撕紙之前起稿，從不把構思畫下來，他說一切都在腦中。無論是傳單、廢紙還是紅紙，無論紙張大小多大，無論是複雜的構圖還是一個筆劃簡單的字，他都有辦法化腐朽為神奇，撕



出一張又一張讓人歎為觀止的作品。敏叔從不用「難」來形容撕紙藝術，只會說「複雜」，因為只要是客人的要求，多複雜的東西他都要撕出來。

曾經一個客人要他撕女兒的名字「懿」，筆劃複雜而且紙的面積很小，但他只是笑笑，對着小朋友說：「你以後讀書要多下苦功，自己的名字也要練很久。」

遇到困難便逐個擊破，更敢於自我挑戰，因為他知道藝術從來都是主觀的，所謂的比例大小、好不好看只有自己清楚，有人覺得亂七八糟是一種美，有人認為工整才算漂亮，最重要的是能否過得了自己。所以對於藝術，敏叔很有自信，也堅持一種態度：「你覺得滿意才給錢，不滿意可以隨便帶走。」他也很大膽地說，學這種藝術如果願意多練的話，有兩樣東西是直接得益的。「可以加強自己的自信心，你看我示範，我的手放在哪裡，就代表我要撕哪裡，這是自信心的體現。另外思維會比別人快，這是無限創意的藝術，你經常練的話轉數也會變快。」

抹殺藝術

敏叔說：「九龍寨城公園是撕紙藝術的發祥地。」其實敏叔最初是在尖沙咀藝墟擺檔，但後來藝墟的環境、生態不斷變化，從100元登記費變成後來數千元的登記費，從最初為本土藝術家提供一個展示創作的場地變成掣肘處處、限制創作的地方，他離開尖沙咀，反而在寨城公園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讓撕紙藝術真正落實到民間，讓不同國界、不同年齡層的人都有機會接觸這門獨特的藝術。

提起自己在藝墟的歲月，敏叔不無感嘆，直言後期藝墟的管理出現很多問題。「那時他們邀請了一批退休的



敏叔應香港展能藝術會之邀，教授視障參加者撕藝。



敏叔與視障人士合作撕出的作品。

懲教署職員來管理藝術家，本來問題也不大，但他們諸多刁難，干涉別人的作品。」2008年時，他們懷疑他的作品和商標法有所抵觸，要求他把作品收起來。敏叔堅決反對，藝術作品怎麼可能抵觸商標法，「有些機構和我一起合作，如果他們也認為作品與商標法有抵觸，那我心甘甘抵。」更好笑的是他們走去跟一個油畫家說，要他把作品收起來，一問之下他們竟然說：「油畫不應該畫在這種材料上。」小伙子聽到了立刻把作品再掛出來。

藝墟曾經是香港難得一供提供場地給藝術家表現的地方，但隨着時光推進，費用提高、管理問題等一直干擾藝術創作，一個最地道、最能展現本土藝術活力的地方也慢慢變質，風光不再。「藝術家『借』你們的地方闖口，他們敢怒不敢言，怕你們下次不再批地方給他們。」敏叔形容說，找一些外行人來管理，就像自己付錢買一堆魚絲回來框自己一樣，很笨。

處處獻技

離開藝墟之後，他進駐寨城公園，並向群眾說：「如果沒有寨城公園，撕紙藝術也沒有向群眾推廣的機會。」因為寨城公園，敏叔竟然有機會與阿布拉比王子夫婦見面，並有機會在他們面前獻技，其實在這之前，他已經應禮賓府之邀在羅馬尼亞總統

伉儷和拉脫維亞總統伉儷面前表演。與阿布拉比王子夫婦結緣則是一個很精彩的經歷，一個負責帶外國旅遊團的導遊找上他，把他帶到半島酒店的總統套房裡，敏叔笑着說總統套房的地毯好像「騰雲駕霧」似的，更不知道表演撕紙的對象是王子。

當年這位王子來香港狂「掃」匯豐股票，而恰恰給敏叔遇上了，按他的話說——這是「永生難忘的一役」。「那時他叫我撕他們的側影、吹笛，後來我說想撕一些中文字給他們看，他們大為吃驚。我撕了一張經常表演做的『九福圖』，做完之後更精彩，他們問我可否撕九個壽字給他們。」行，敏叔把正方形的紙摺成八份，撕了八個壽字，然後在中間再撕一個萬壽花，剛好九個壽。

人生難得有這種可遇不可求的經歷，因此敏叔也經常說別人的一句話是很大的鞭策。多年來，他有太多太多的精彩時刻，如今他與不同的機構合作，教出大批學生，也鼓勵他們不要吝惜推廣傳統藝術。既謙虛又自信，從不誇口說自己有多麼厲害，像最近他應香港展能藝術會之邀，教授撕藝予視障參加者，他也被他們的學習能力與藝術創作力深深感動，而對於所謂的挑戰困難，他也從容面對，樂於分享。

扎根本土，他是最平民的藝術家。

文：伍麗微 攝：黃偉邦